

着再去聲明，你們連言論自由都不懂，還談什麼革命。」相持許久，遂同代表們住見監督唐文治先生，請求表示意見，不料唐先生答道：「這是潮流所趨，我也無法阻止。」辜先生聽到以後，一怒而去，從此不來了。（待續）

南洋十年

王崇植民十電機

我是一九一七年考入南洋，我考的是正科被取了預科，同時考取的有張承緒諸水本吳保豐譚震李春明等，共六人。那時的南洋叫做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到第二年才改稱南洋大學預科一年，正科三年，預科的功課非常容易，我之所以沒有考取正科是（一）大約正科沒有取人（二）我的中學——浦東中學——用的解拆幾何是 Smith 著的，而南洋預科的是 Smith and Gale 著的，題目完全兩樣，大約是大家考了個零分。我進了南洋之後，第一個問題是錢。家裡好容易湊了五十大頭，買買書便沒有了。學膳宿費我都沒有繳，校長唐文治先生于十月十日國文大會後，叫我到校長室，也

告我的國父取了第一，但是學膳宿費要我想法，這又是驚又喜後來拖下了，大約沒有清繳。到了第二學期，我的經費解決了大半：第一，我有本縣——江蘇常熟縣的獎學金；第二，我的浦東中學同學臺灣省人林正霖君（他現住臺中縣）資助我。第三，我時常

中篇——交大求學的回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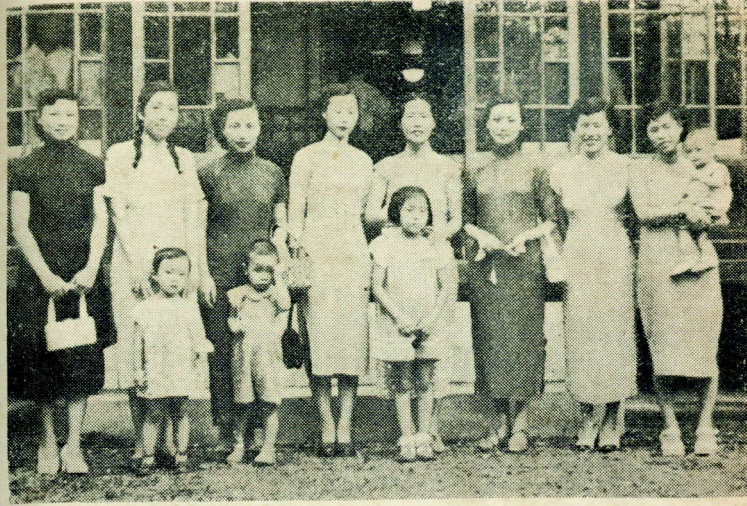
凌鴻勳

投稿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等，有些稿費。我會大膽譯過愛因斯坦的一般相對論，登在一解放與改造雜誌上。匆匆四年過去了，到了末一個暑假，我去考清華留美官費專科生。回到鄉間家裡，一天電報飛來，說我取了，這個快樂是我一生不能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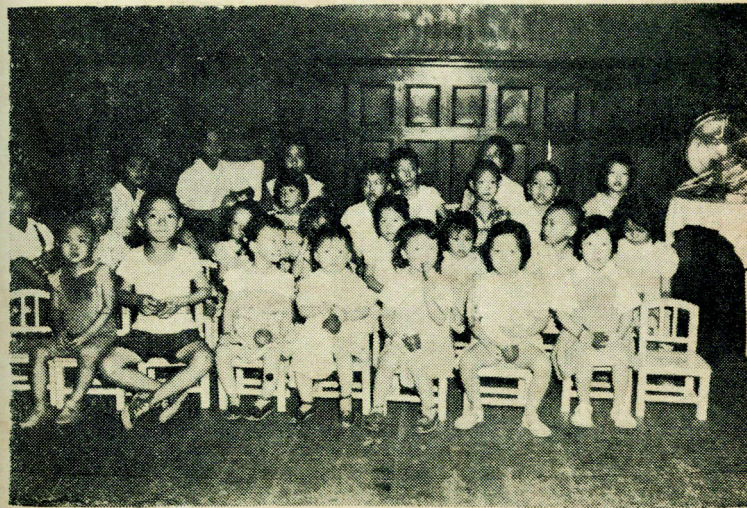
我當時進的鐵路科，後來改為土木科。土木科的主要教授中。約莫一半是美國人。有兩位是康乃爾大學畢業的，有兩位是康辛大學畢業的。本國教授當中，有上面提過的胡棟朝先生，後來任株欽鐵路的工務處長，又有胡士熙先生，英國留學，做過膠濟鐵路的工程師。我雖然在交大畢業已有卅七年之久，可是我在臺灣還可找到三位我的老師。一位是現任基隆港務局淡水分局主任的衛心薇先生，現年六十九歲，一位是現在空軍總部服務，且以魔術著名中外的李松泉先生，現年六十七歲。這兩位老師都是教

我們工廠實習的。還有一位秦景陽先生，是教我們算學的。我的解析幾何，和微積分，都是他一手包辦。秦先生的算學教法真是最好沒有，我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名得意學生，我的算學分數從未考過九十五分以下。

講到課外的活動，交大一向是保守而落後的。但辛亥革命以後，風氣開始一變。民國元、二年間正是學生課外活動萌芽的時候。交大雖然早就提倡體育，可是到那時候才有華東五大學體育會的組織。五間大學除交大外，其餘四間為上海的聖約翰與滬江，蘇州的東吳，南京的金陵。



八姊妹 符承禮攝



小天使 許俊攝

前 言

我交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同學散處每個角落從事工作，無論班級遠近，地藉南北，都能刻苦自強，不尚虛名，腳踏實地，為交通和建設事業而努力。所以數十年來，能蔚成風氣，為社會所敬佩倚重。我們對這種為同學所共有人人所共仰的精神，名為「交大風」。

本刊為發揚光大母校的傳統精神，特從本期起闢「交大風」專欄。不登空洞的道德文章，專刊同學做人做事的真實故事。大至關係國家安危，小則日常生活細節，祇要是母校精神的發揮，無不是「交大風」的實地資料。

歡迎各同學就其他同學的事實，用簡短生動的文字寫出，介紹給全體同學觀摩砥勵。

有甚於錢者

民一六級劉鼎新（定九）同學，現任交通部設計委員，月入僅車馬費四百元，生活清苦，而甘之若飴。他所主持的路政設計工作，除了設計許多大的興革以外，還有一個課題是確立分層負責制度。劉先生認為分層負責制度，在我國唱了幾十年，但從沒有把握到問題的核心。他的方法是把局長處長課段長的權責，都予以具體明確的規定，直接打倒了班底主義和公文旅行。這雖然是一件費力的工作，但劉先生很感興趣，因為他數十年來的經驗和理想，都將輸入未來鐵路計劃的藍圖內。

一天，劉先生的一位朋友來拜訪他，想請他擔任某項工作，月薪可達三千餘元。劉先生的回答：「三千餘元固然比四百元多得多，同時我也著實希望多拿幾個錢，但錢究竟不能用來買我的興趣和理想，再考慮吧」。

這四間都是教會學校。惟有交大爲官立學校，可見在那時的新風氣中，交大還是開通較早的。我那時被推了當交大本校體育會的書記，和出席五大學體育會的學生代表。那時交大在各大學當中的體育表演，特別是足球表演，真是有聲有色。足球在各項運動當中，是最足吸引觀衆興趣，和提起緊張情緒的，而交大的足球表演又特別出色。

說到足球，我不能不憶到第一次的校際比賽。原來南洋（即交大）和聖約翰老早就足球的死對頭。但因早年還沒有組織每年祇舉行友誼比賽一兩次，你輸我贏還沒有什麼了不得了。有五大學組織之後，錦標的觀念很重，於是情形便緊張起來。民國二年第一次錦標賽開始，第一場約翰隊到南洋球場來。這一役的結果是二比一，南洋勝了。但是南洋學生對約翰同學非常客氣。到了第二場，南洋隊到約翰隊球場比賽。南洋同學去的很少。那時約翰在他們的看臺上，劃出一區爲南洋學生的座位，這原來並無惡意。但在走進球場的通

道上，發現一個指路牌，上面寫着：「南洋學生從此往北。」南洋學生看了大不自然，說約翰故意捉弄，是要南洋從此敗北的意思。偏不湊巧，這場南洋也輸了一個二比一。而在比賽當中，和結束以後，約翰的啦啦隊都在那裏大吹大擂。這種啦啦隊，在後來是司空見慣的，而在當時可是一種新奇花樣。南洋向來無此準備，自然多少覺得難堪。於是南洋球隊長葉君家俊領導之下，回到學校，在大禮堂召集開會，認爲此仇非報不可。依照五大學比賽規則，兩間大學比賽兩次，如果各勝一次，則須擇一處「中立地點」作一次決賽。幾經商量。方同意了借用京滬路局在麥根路的球場，爲「中立球場」，定期決賽。決賽的那一天，不但兩校的同學全體出動，連南洋的唐校長，和聖約翰的卜舫濟校長，也都親臨觀戰。加上外界人士來看的，使球場擠得水洩不通。雙方的啦啦隊各別活動起來。南洋事先準備好，把自己一隊學生軍樂隊高據了球場旁邊的一座鐵路瞭望臺上，不斷在那裡奏起南洋校歌，使如南洋學生聽慣了幾支軍樂，走

南洋球員有了在自己球場作戰的感覺，而約翰學生却受了四面楚歌的威脅。結果果然南洋得了四比一的大勝利。南洋這次真像下了甚麼決心，把好些鞭炮老早就秘密帶進來。比賽結束以後，在場大行施放。情形的熱鬧，使我在還記得清清楚楚。後來好幾年南洋學生凡提起麥根路三個字，必定眉飛色舞。引爲慰幸的。

(待續)

小啓

- 一、承王敏慶同學及石油公司同學見告葉樹滋同學近況殊感
- 二、服務於航海各校友按期友聲均經送請各機關轉交，惟不知是否能準時送達，請各位大副二副將通訊處見告同學會
- 三、本刊總編輯王瑞同學參加第六期交通部幹部人員講習班已於八月三日畢業，下期惠稿，請寄基隆車站
- 四、本刊交大風由夏克定同學執筆。